

法家反儒斗争故事新编

王安石·李贄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王安石·李贽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法家反儒斗争故事新编

王 安 石 · 李 贽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王安石·李贽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广东粤中印刷厂印刷

1974年11月第1版 197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册

统一书号 0111·994 定价: 0.13元

目 录

王安石变法	中山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 七二级法家人物故事编写组 (1)
李贽毁“圣”叛“道”记	金钦俊 (18)

王安石变法

中山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

七二级法家人物故事编写组

一

九百多年前，我国宋朝仁宗庆历年间的一个晚上，二更已经敲过，万籁俱寂，大地一片黑沉沉的。这时候，浙江省鄞县县衙书斋的窗口，隐隐约约透出淡淡的亮光。灯光下，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正在聚精会神地读书。他时而放下手中的书本，双手撑在书案上，捂住两腮，思考着书中的立论，时而背靠椅背，双眉紧锁，陷入沉思之中，不时发出几声轻微的叹息，抒发心中的郁抑。

忽然，他那严肃的脸庞露出了微微的笑容，双眉一展，拳头狠狠一击书案，心想：“太好了！今日重读《商君书》，更感到当年商鞅变法确是顺乎潮流的。商鞅真是一个有真知灼见的大智大勇之士啊！”他想着想着，一股激情涌上心头，随手铺开纸张，研了墨，挥笔疾写了《商鞅》诗一首，写罢，漫步踱到窗口，对着茫茫黑夜吟诵起来：

自古驱民在信诚，
一言为重百金轻。
今人未可非商鞅，
商鞅能令政必行。

这个年青人，就是当时鄞县的知县王安石。年青的王安石，充满朝气。他从小就喜爱历代法家的著作，决心学习商鞅的革新精神，认真干一番事业。王安石当上鄞县县令之后，就在鄞县进行治水、修堤围、决陂塘等农田基本建设，为发展农业生产干了许多好事。

后来，王安石先后在河南开封、江苏常州和江宁等地做过多年的地方官。他每到一处，都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，进行一些改革。

年复一年，十多个寒暑一晃而过了。十多年来，王安石更加刻苦学习，深入进行改革实践，成为一个学问渊博，经验丰富，具有真知灼见的人。当时，为了防止农民的武装起义，北宋政府把破产农民和受灾饥民收容到军队中去，使军队达到一百四十多万人，每年的军费开支，占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八十。在军事部署上，又实行“守内虚外”政策，把大部分军队屯驻在内地的主要州郡里，而在辽、夏贵族军队窥伺的边防要地，驻军却很少。一遇辽、夏军队入侵，

就无法抵抗。腐败的北宋统治者，对于北方的辽国和西夏的贵族统治者，总是屈膝求和，年年要向辽、夏送去大量的白银和丝绢。这样一来，人民的负担不断加重，国家的财政也日益短绌。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越来越激化，使北宋的政权面临着崩溃的危险。面对这种情况，王安石深深认识到政治上、经济上都有实行改革的必要。

王安石三十九岁那年，奉调到中央财政部门任职。

一个深秋的晚上，王安石和他的儿子王雾，正在书房里研究管仲、商鞅等人的著作。一个仆人进来报告：“孙莘老大人来访。”王安石见老朋友来了，连忙把莘老延进书房。莘老见桌子上摆得满满的书籍，便随手拿起几本，一看是管仲、商鞅的著作，字里行间画满了圈圈点点，于是笑着向王安石打趣道：“介甫兄，人家说你‘挟管、商之术’，可真是名不虚传呀！”

王安石也微笑着说：“你还记得当年同窗共读的情景吧？那时候，我们立志为国出力，干一番除旧布新的事业；今日目睹城乡一片腐败穷困的现象，我觉得小小改革是改变不了面貌的，只有实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，才能把国家振兴起来。”

“可是，朝廷会支持大刀阔斧的改革吗？”

“我打算给皇上上书，力陈时弊，同时提出改革办法，并且指出不变法不足以图存的道理。”王安石给莘老斟了一杯茶，然后继续说：“现在朝廷的一班大臣，高官厚禄，巧取豪夺，朝纲不振，法制不严。富商巨贾、地主豪强，又趁民穷财尽的机会，囤积居奇，放高利贷，兼并土地，国家财政陷于极度困难的境地。这样下去，国家怎不日益衰败？！”王安石越说越激动，不由得站了起来。

“那么，介甫兄，你给皇上上书的主意已定了么？”莘老问道。

王安石昂起头，箭袖一拂，斩钉截铁地答道：“定了！而且我早已打下了腹稿啦！”

送走了莘老，王安石回到书房便奋笔疾书，写了一页又一页，连饭也顾不上吃。……直到残夜已尽，晨光熹微的时候，才写完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。

宋仁宗没有接受王安石的建议，但是王安石没有灰心，他仍然继续查访各地，用心研究变法问题。过了八年，也就是王安石四十七岁的时候，宋神宗赵顼登上皇位，他为了挽救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，感到变法革新的必要。第二年，宋神宗召见王安石，问道：“你以为当务之急是什么呢？”王安石说：“变旧俗，立新法，是燃眉之急。”接着，他就在神宗面前力陈他的变法主张。神宗一边听一边暗暗赞许。当下

便把他任为参政。自此之后，王安石便开始推行他的新法。过了一年多，神宗又破格把他任命为宰相。王安石实行变法的决心更大了。

二

王安石当上宰相后不久，一天早晨，大路上响起一阵清脆的马蹄声，几个身佩宝剑、器宇轩昂的官员，骑马飞奔而来，在京师宰相府朱红色的大门前骤然停住，翻身下马，径直进了相府。他们是负责执行新法的“三司条例司”的官员，前不久奉王安石的命令，到各地访察“免役法”、“青苗法”和“均输法”的执行情况后，连夜马不停蹄赶回来向王安石汇报。一路上，他们心里都很高兴，因为新法实行以来，已经取得一些成果：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大地主、大商人、豪绅和官吏要出钱免役；大官僚、大地主兼并土地和高利盘剥的行为受到一定抑制，要囤积居奇、操纵物价也不那么容易了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城北的一所大府第的客厅里，正酝酿着一个反变法的阴谋。这伙人里面，有专门帮宋神宗起草诏书文告的翰林学士司马光、御史中丞吕海，以及所谓元老重臣韩琦、富弼等人，这是一伙统治阶级的顽固分子，结成了变法的反对派；他们把王安石

看成是当代的少正卯，把变法骂为“以贱凌贵”，立誓要把王安石这眼中钉肉中刺拔掉，废除新法。经过周密的策划，他们捏造了一个攻击王安石变法的“十大罪状”，准备对变法实行反攻倒算。

一天，宋神宗召集文武百官商议时政，吕海便乘机进言，抛出这个“十大罪状”，污蔑王安石“不通时势，好执偏见”，大叫什么让王安石做宰相“误天下苍生”，“天下必受其弊”；高喊什么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，为复辟倒退，开历史倒车击鼓鸣锣。

面对这些反对派的反扑，王安石无所畏惧。他昂首挺胸站出来，义正词严地驳斥道：“难道社会上的事情，是一成不变的吗？要是太古之道能够行之万世，为什么先皇们对于过去的法规都有所修改呢？”他针对吕海一伙捏造的“十大罪状”，一一予以批驳，充分论证了：社会在前进，不能继续执祖宗之法，必须反对因循保守，要适应形势兴利除弊行新法，这才是通时势。误天下苍生的正是那些时势变了仍然沿袭旧法反对前进的人。

王安石毫不让步，严厉地痛斥了反对派的种种滥调，把司马光、吕海之流驳得瞠目结舌，哑口无言。

要将王安石罢相的阴谋破产后，反对派仍然不死心，他们在朝廷和京师大肆活动，时时寻找机会打击王安石。不久，对变法有了动摇的神宗皇帝，下旨令

司马光代笔起草给王安石奏章的“批答”诏书。司马光见时机又到，赶忙精心炮制了一个污蔑王安石新法的诏书，气势汹汹地对新法横加指责，胡说自变法以来“士夫沸腾，黎民骚动”，变法引起天下不满等等。他们以为用神宗的名义指责新法，就能迫使王安石下台或作出让步，变法就会烟消云散。

可是，反对派的如意算盘打错了。早在吕海抛出“十大罪状”的时候，王安石就觉察出司马光一伙的阴谋。这次，王安石接到诏书，一眼就看出这是反对派借皇帝名义发泄对新法的仇恨。他坚定地宣布：

“行新法，是顺应历史潮流，我一定坚持下去，决不动摇！就是你们借用皇上的名义进行胁迫，我也要同你们辩论到底！”

对于反对派的无耻行径，王安石十分气愤。一天深夜，他充满对变法事业百折不挠的坚定信心，在抗辩书上写道：“改、易、更、革，总是要引起顽固派、守旧派反对的，历史上这样的事情难道还少吗？如果这样就要回复旧法，那么历史就不会前进了。那些反对变法的谰言，根本不能代表社会的意见。这些人对新法议论纷纷，指责非议，并不可怕。实行新法决不能因为有人怨恨谩骂，就半途而废。”

王安石的上书，揭露了“批答”的阴谋，使宋神宗变得较为清醒了。诏书的事出现后，王安石更明确

地估计到这场斗争的严重性，立即布置了对反对派的反击。他亲自撰写了一篇驳斥反对派核心人物韩琦的奏疏，用条例司的名义公布于各地；同时将那些为反对变法推波助澜的官员，以及司马光的死党吕海、李常、程颢等二十多人的职务予以解除，安置一批支持变法的官员接任。这样一来，变法派在京师各重要机构中扩大了阵地，削弱了反对派在中央政府中所占的比重。

反对派万万没有料到王安石会这样强硬、坚定。当他们看到“抗辩书”，又知道王安石坚决镇压反对新法的人的消息时，大为恐惧。司马光见这个阴谋未得逞，就施展新的花招，企图通过老相识的关系，再去打动王安石。

原来，王安石和司马光曾在一起做过一段时间的“群牧司判官”（管理养育国马的官吏）。司马光想利用过去的一点交情，劝说王安石就此收手，妄图阻挠变法改革。他以老朋友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王安石，信中有七个地方引用孔丘的话，还引经据典，抄录不少《孟子》、《尚书》里的黑话，用儒家的“圣人之道”去反对新法，指责王安石“无大无小，尽变旧法，以为新奇”，要求“皆复其旧”，又搬出孔丘的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等反动说教来攻击变法，咒骂变法是“征利”、“侵官”、“生事”、

“拒谏”，要王安石放弃变法的主张，向大地主顽固派投降。

信发出以后，司马光焦急地等待着回音。可是，他眼巴巴地等了许久，还是没有消息。他等不耐烦了，就写了第二封信给王安石，仍然不见回信。一连写了三封信，都没有得到王安石的答复。这下子，司马光可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，坐卧不安。最后，他实在等不下去了，只好一瘸一拐地跑到宰相府去“劝说”王安石。

王安石为了更有力地驳斥司马光的无耻谰言，又亲自深入到各地去调查访问，了解新法的执行情况。这天晚上，他一回来就在油灯下写信回击司马光。

王安石把信写完，随手翻阅起韩非的著作。这时正好司马光来到门口，要求门卫通报。王安石听说来的是司马光，冷冷笑了一声，对进来通报的人说：“叫他进来吧。”

司马光进了相府大厅，向王安石作了揖。

王安石冷冷地说：“这么晚了，有什么要紧事呢？”

司马光有点拘谨地说：“久违教言了。我只是想问问相爷是否已在百忙之中，看过我奉上的三封信？”

王安石说：“哦，原来如此。三封信我都拜读了，回信就在书案上，拿去看吧。”

司马光刚看到《答司马光谏议书》几个字，还未往下细看，突然听到王安石厉声喝问：“司马光，我问你：由皇上亲自批准的新法，按照规定，交‘三司条例司’执行，怎么能说是‘侵官’？！新法兴利除弊，怎么能说是‘生事伤民’？！为国家整理财政，利国便民，怎么能说是‘征利’？！反击无理的谩骂，打击破坏新法的顽固派，怎么能说是‘拒谏’？！”

司马光受到王安石理直气壮的严厉驳斥，汗流浹背，弯着腰，咧着嘴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王安石鄙夷地打量了司马光一眼，大义凛然地说：“你们这些官老爷，一味抱住老黄历，反对新事物，已不是一天了。我现在实行变法，当然要遭到你们的诬蔑诋毁。你不是指责我要‘力战天下之人，与之一决胜负’吗？告诉你们那帮反变法的同党，只要你们一天不停止反对变法，我就一天跟你们斗到底。不管你们怎样诽谤攻击，要我放弃变法，万万办不到！”

司马光不禁打了一个寒噤，低下头，心里后悔不该来到这里自讨没趣。

“你这个腐儒，原先指使吕海诬告我‘十大罪状’，后来又假借陛下名义要挟我，今天又想用‘老朋友’的身份来劝说我放弃新法。无耻！”王安石气愤地骂起来。司马光被骂得狗血淋头，一声不吭。

最后，王安石又冷冷问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？”

“哦，没什么了，没什么了……”司马光颤抖着回答。

“来人，送谏议大夫。”

司马光一听，如释重负，三步并作两步溜走了。

三

时间飞快地过去，王安石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。

这是变法的第三个年头。一个风光明媚的阳春三月，汴京大路上，人声鼎沸，一群人正围着一张布告，有人在高声朗读着：

“新颁市易法如下：

“一，政府设置专司，凡市场上商品滞销引起物价下跌，对生产者不利时，由政府评价购进。

“二，市场上物价太高，于消费者不利，政府将所买的货物卖出。

“……严禁富商豪强囤积居奇，操纵市场……”

忽然，人群中一阵喧闹，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，一边推开围观的老百姓，一边张口大骂：“他妈的，刚搞了个‘青苗法’、‘均输法’、‘免役法’，又来一个什么‘市易法’，真是存心不让老子活了！”众人

看去，原来这是丝绸巨商贾藩。这个人有钱有势，一向控制同行，操纵市场，牟取暴利。因为他与枢密使文彦博是老相交，所以一般官吏也怕他三分。现在，他看到‘市易法’颁布了，眼见发财之道被堵塞了，不禁恼恨交加，就要上前去撕布告。市易司官吏见状大喝道：“朝廷文告，撕毁者从严惩处！”贾藩仗着有文彦博撑腰，傲慢地骂道：“你市易司算什么，老子就撕给你看！”

正在这时，忽报宰相驾到，贾藩不由一惊，回过头来，只见一群官员簇拥着王安石，正往人群走来，不禁连打几个寒噤。

“市易司”官吏趁这时机揪住这贾藩，向王安石报告实情。王安石脸色一沉，说：“一个商户人家，仗着朝里权势大臣之力，竟敢如此大胆。可恶！不管谁撑你的腰，破坏新法就得严厉惩处。拿下！”

左右一声吆喝，把贾藩紧紧捆绑起来。

在回相府的路上，王安石深沉地注视着前方，预测着明日的斗争风云。他想：改革越深入，反对派的活动也一定会越来越猖狂。他预感到一场更激烈的斗争就要来到了。回到相府，他指示手下亲信深入调查，终于掌握了三朝元老文彦博破坏新法的确凿证据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反对派接二连三地失败后，又想出了一个“移花接木”的新办法，拿起古代儒家都用